

老藤《蓝色哲罗河》：  
守住“最后一条鳇鱼”  
守住爱、希望和勇气

□陈 香

老藤在东北地域文化的沃土中深耕多年,以主题意蕴丰富的文学作品回应社会重大变革,在厚厚的现实土壤中描写人物,记录时代变迁。作品既厚植人文精神,也饱含朴素的民间情怀。近期,他首涉儿童文学创作,推出的第一部儿童小说《蓝色哲罗河》体现了老藤一以贯之的叙事水准。其中,蕴含着老藤对儿童文学作品特质的把握与匠心:让儿童生命经验回归,注重书写儿童轻盈、纯真、乐观、自由的生命状态;有意识地加强了直观感性、“浅语艺术”的表达方式,等等。

传说中的“鱼王”——独木舟大小的鳇鱼重新出现在哲罗河,善良的人要保护它,而更多的人要捕获它,比如怂恿柳根爷爷的鱼贩“银链子”。柳根爷爷打了一辈子鱼,也有作为渔民的执念,鳇鱼是他要打的“最后一条鱼”;而柳根执意要保护这个大家伙,不能让这条鱼成为哲罗河最后一条鳇鱼……可以说,《蓝色哲罗河》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蕴含着生态文明意识、对生命的敬畏意识等深刻的时代主题。

讲述普通人身边发生的普通事

作品从普通人身边发生的普通小事入手,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细节充盈饱满,在不经意中靠近了时代的宏大主题。一桩桩日常生活小事,都变成颇富内涵、活力和意味的细节。它们散布在作品之中,铺展多姿多彩又细碎曲折的生命图景,写出了命运的交错纠缠,与现实生活交融汇的复杂美感。

虽然多重叙事线索交织,但作家展现了较好的叙事把控力。在紧张的高潮与冲突之余,常常宕开一端,寥寥几笔,从容描绘颇具意味的一个画面或场景。闲笔不闲,少少胜许多,既暗含作家的创作意图,也让作品呈现出汨汨流淌的诗意。比如,当鱼贩冯老板,即男孩柳根眼中的“银链子”得知抚远一带发现了鳇鱼,便找到“打了一辈子鱼”的柳根爷爷,先下了2000元订金,更承诺,只要逮住一条鳇鱼,柳根家的“三轮就能换台小轿车”。柳根爷爷动心了:一是作为一位远近闻名的渔夫,他希望能打到一条一百斤以上的鱼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二是看到柳根同学家里纷纷买了小轿车,而自己只能用三轮车送柳根去上学,感觉对孙子很愧疚。于是,爷爷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找滚钩、磨滚钩,准备去黑龙江下游放滚钩。而柳根先是在梦里梦见了鳇鱼,和鳇鱼愉快地玩耍,后来又无意间在哲罗河里发现了鳇鱼,心里早就把这条大鱼当成自己的朋友。尤其是老师说过,鳇鱼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能捕,于是将发现了鳇鱼的消息瞒着爷爷,一老一小开始了暗自的“较劲”。一系列的“小”冲突后,情节来到了一个“大”高潮,即爷爷下在哲罗河的三层挂网居然被大鱼撞破了,柳根瞒不住爷爷了——这个有经验的渔民意识到,这条鳇鱼很有可能游到哲罗河里来产卵了。这时候,爷爷的心情是复杂的,内心的斗争非常激烈:鳇鱼游到家门口的哲罗河,意味着他有很多方法和时间来捕获这条大鱼;但同时,孙子柳根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甚至在银链子一次来家里找他时,明确喊出“我就坐三轮,不坐轿车!”

然而,就在人物内心掀起“狂波巨澜”,一般作品可能会铺展开来写的时候,老藤写到,“雨停了,爷爷坐在老柞树下抽起烟来,两眼痴痴地望着河面。河水流动舒缓,不见浪花,也没有水鸟,蒲草散发着湿漉漉的腥气,几只白鹭从此岸飞向彼岸,好像在逃离什么”。初读之时,感觉有些不能满足,按照平时的经验,此时的“高潮”部分,正是作家大写特写的铺陈之际;然而再读三读,不禁拍案叫绝,这种留白、克制的写作才是高级的写作。千万个读者对爷爷此时的心绪会有千万种揣测,人物心理上的波



澜与景物相互交织,赋予景物以象征意味和诗意美感,将故事的感染力进一步深化,展现了作品的诗性情怀和审美内蕴。

写血肉丰满的人

作家对叙事的把控力,还体现在以叙事脉络交织还原生活本相,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老藤笔下的人物为什么给读者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那是因为,人物不是作家笔下完成情节线的“工具”,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在老藤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文学是人性,以人观照社会生活,着眼于特定时代下人的思想、情感、命运、心理矛盾与社会关系,倾注作家个体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小说既离不开表现手法与叙事技艺,更有赖于创作者丰厚的阅历与通透的感悟,要求深入人物的内心感受与意识深层,分寸恰当地还原其身心体验,方能塑造出“立得住”的人物。在《蓝色哲罗河》中,一心要捕鳇鱼的爷爷,就一定是坏人吗?显然不是。事实上,爷爷的情感动机得到了读者深切的同情。比如,作为一个“打了一辈子鱼”的有名的渔夫,同行的评价是,“你不算最牛的”“差一条大鱼,百斤以上的大鱼”,由此,可以理解爷爷把鳇鱼作为自己“最后一条要打的鱼”的执念。尤其是,柳根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一个人在家照顾柳根,本能的舐犊之情,让他不希望孙子生活得比别人差,这样爱孩子、愿意为孩子付出所有的老人,能是坏人吗?还有镇里江鱼馆的老板——“文身男”大迟子,船上藏了一把弩,看见鸳鸯就想打鸳鸯,看见苍鹭就想射苍鹭,柳根问:“那么好的鸳鸯,你就忍心打?”“文身男”的回答是没心没肺地“玩呗”。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漠视生命的坏人。但他本出自猎户家,祖祖辈辈都以打猎为生,还曾救过游泳溺水的游客。由此,他身上的“好”与“坏”也显得更加复杂。

现实中的人物并非非黑即白,其行为背后有着

文学评论

纷繁复杂的动机。小说家能否写出优秀作品,取决于对人物意识活动的洞察。作品以叙事交织还原生活本貌,呈现生活内在的复杂性;将生活逻辑转化为人物言行与行为动机的内在逻辑,丝丝入扣,对世间芸芸众生予以更贴近现实的体察、理解与书写,这正是作家完熟的叙事能力与生活概括能力的体现。

爱、希望和勇气

《蓝色哲罗河》是老藤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但他对儿童文学内在的叙事规约有着充分的自觉,给出了一个圆满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局:爷爷捕住了鳇鱼,但又把鳇鱼放了,因为,他不希望这条鳇鱼成为“哲罗河里最后一条鳇鱼”。

儿童文学肩负着帮助儿童完成社会化的使命。在儿童文学的叙事中,如何抵御和超越外部世界和人心的“灰度”,完成儿童精神的成长?在故事的最后,当一切都随风逝去时,老藤把人性中最有价值 and 珍贵的东西呈现了出来。

那就是:爱、希望和勇气。

儿童文学作家要负载起人生的沉重与希望,对现实进行超越性的文学表达。让小读者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恒定的价值观,那些植根在个体深处的价值关怀,将给他们的一生带来莫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人文关怀所在。

作品以颇具哲学意味的笔触,写了大雁对大迟子的报复、鳇鱼对落水者的柳根的救助。这是一种“虚实相生”的文学笔法。作家以孩子式“万物有灵”的想象,在“似真还幻”的情节中,赋予动物与自然独特的灵性,重建动物与大自然的尊严,也唤醒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情。在这里,孩子成了成人的“指路人”,在还未被世俗化、社会化的儿童眼眸中,世间万物都应该是平等的和相互尊重的。儿童文学的轻盈美感、自由精神和趣味表达也尽在其中。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创作谈



我常常感到庆幸,记忆中的两条河一直在我的生命里流淌,滋润着我的精神世界。一条是讷谿尔河,一条是逊别拉河。这两条东北大地上蓝色绸缎般的河流,蜿蜒流过小兴安岭的原生态林区,流过广袤的松嫩平原,造就了串珠般大大小小的泡子和野花盛开的湿地,最后一条汇入嫩江,一条汇入黑龙江。

印象最深的当数讷谿尔河。讷谿尔河畔是我少年时垂钓、采黄花菜、采江葱和捡野鸭蛋的地方。暑假里的清晨,我总会揣着两个苞米面饼子,带上渔具,蹦蹦跳跳去往河边。出发前,我会捏着蚕蛹问一番,蚕蛹左右摆动,按照蚕蛹指示的方向选择钧位,果然收获不小。这当然是个游戏,但伙伴们都乐此不疲。

黄昏时,我扛着鱼竿,提着沉甸甸的鱼篓从湿地回家。红色的夕阳像带油的鸭蛋黄,好像用筷子就能夹起一块来吃掉。白色的炊烟笔直向上,像一棵棵白桦树,一直拨到天空高处才散去。散去之后,炊烟带出的米香便会弥漫开来,让我不由得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在湿地里行走并不容易。湿地里有许多塔头,塔头与塔头之间生长着一种叫酸木浆的蔓类植物,稍有不慎就会被绊个跟头。尽管多次被酸木浆绊过趔趄,但我还是喜欢塔头,因为塔头上常有让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湿地里生活着很多水禽,它们喜欢在塔头上筑巢下蛋。遇到长满乌拉草的塔头,我会顺手拨开高草看看有没有鸟蛋。我在塔头上捡过各种鸟蛋。其中有一窝带花纹的鹌鹑蛋,当时鹌鹑正在孵蛋,我的手几乎要摸到鹌鹑后背时它才飞走。

少年时没有什么环保意识,觉得捡拾鸟蛋天经地义。后来有了环保理念,脑海里便不时浮现出当年那窝被我捡走的鹌鹑蛋。以至于现在每次出差在宾馆吃早餐,一旦有那种带花纹的鹌鹑蛋,我都会下意识地躲开,仿佛看到餐盘后面有一只鹌鹑正在凝视我。

说来奇怪,到城市里学习、工作和生活后,经历了那么多时事、人情,讷谿尔河依然让我魂牵梦绕。我忘不了河中的柳根、麦穗、哲罗、雅罗等鱼类,忘不了在河滩上觅食的各种涉禽和湿地里的野花、江葱。这条河让我的童年成为美丽的调色板,当然也成了我文学世界永恒的底色。

我的工作一度与教育有关。有时候去城市里的小学,我问孩子们寒暑假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很多孩子会说跟父母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童言无忌,他们的话不由地让我感慨小学生日常的程式化。这些孩子的童年生活过于单调,时间都被各种补习班、竞赛、考试,各种缺少童趣的活动所占据,他们很难随着自己的兴趣做些课外活动。

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任何与大自然脱节的教育模式,都值得检视和反思。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暮春三月会带领学生们到沂水春游,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这样做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学生们不要死读书,走出课堂与走进课堂同等重要;二是向大自然学习,课本上的草木鸟兽之名要在大自然中得到印证,增强感性认识;三是从看山看水中引发深度思考,悟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人生道理。孔子一生都在践行知与行的统一。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本身就是一种游学。

因为少年记忆里始终有条河在缠绕,为了纪念逝去的少年时光,分享儿时的幸福体验,我便写了《蓝色哲罗河》,写了柳根和他的爷爷,写了柳根的两个小伙伴金锁和臭妮,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当然,小说的核心是那条巨大的野生珍稀鳇鱼。

《蓝色哲罗河》出版后,我多次走进天津、郑州等地的学校和书店,在与孩子们的互动中,他们提问最多的是哲罗河中的鱼类、飞鸟和湿地里的浆果等。孩子们不知道鳇鱼,不知道东北的冷水鱼原来有“三花五罗十八子”,不知道有残忍的渔具——滚钩和鱼叉,不知道东北除了白山黑水外,还有广袤的湿地和苍莽的森林。每次与孩子们讲到这些,讲台下一双双眸子像东北大地上熟透的“黑黝黝”(龙葵的俗称)一样亮晶晶。我知道大自然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可遏制的诱惑,这是人类进化中保存在基因中的自然取向。

写《蓝色哲罗河》还有一个原因。2024年夏天我开车走331国道,路上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件与钓鱼有关。我少年时就喜欢钓鱼,来到黑龙江自然想找回当年在讷谿尔河垂钓的感觉。出发前我特意准备好了钓具,想好好过一把钓鱼的瘾。从抚远、五大连池一直走到额尔古纳河,江、河、泡子都试过,结果一条鱼都没有钓到,我不禁发问,鱼都去哪了?第二件是我在建三江平原驱车赶路时,汽车风挡玻璃干净得令人生疑。记得30年前我下乡时,每次回来汽车风挡玻璃的清洁都是一道难题,因为风挡上都是黄的、绿的、红的撞死的飞虫血渍,我不禁再次发问,飞虫都去哪了?且不谈论鱼类,就飞虫而言,它们的减少绝非好事。人类食用的粮食75%依靠飞虫来授粉,一旦杀虫剂把它们都消灭光,必然是生态的一大灾难。

我想,每个孩子心头都有一根蜡烛,这根蜡烛需要点燃。用爱心点燃,它燃烧的是蓝火,这个蓝火叫孝心,焰心没有烟尘;用冷漠点燃,它燃烧的是黄火,黄火伴生的是黑烟。我希望《蓝色哲罗河》能够点燃的,是孩子们心头的蓝火。

■动 态

祁智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举行

8月6日,由江苏省作协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祁智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出席活动并讲话。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单晓敏出席并致辞。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编辑徐海,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祁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代表30余人与会。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韩松刚主持。

毕飞宇表示,祁智的儿童文学创作别开生面,真正把孩子当成独立人格的主体,还原了儿童真实的生命状态。祁智作品中的乡土叙事呈现出一种独属于苏中水乡的“静默美学”,不靠大段的心理描写和声嘶力竭的抒情,而是靠动作、细节和欲言又止的氛围营造出来,展现出写作者的表达能力与文本控制能力。

与会专家认为,祁智的儿童文学作品扎根于苏中水乡的地域文化土壤,注重动词的精准捕捉和短句的节奏感,以工笔画般的细腻精准描摹儿童内心世界。在叙事策略上,他淡化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潜心书写日常,始终将儿童视为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相信孩子有能力、有尊严承接生活的重量。祁智3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以温暖、明亮而富有力度的文字留下独特的文学印记。在会上,他表示,将“认真写每一个字”,继续为儿童提供优秀的文学作品。

(王泓烨)

《一颗子弹的飞行》  
获3×3国际插画展两项大奖

近日,由美国《3×3》杂志主办的第23届3×3国际插画展(3x3 International Illustration Show No.23)公布参赛作品获奖名单。由儿童文学作家白冰撰文、插画家刘振君绘制、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原创图画书《一颗子弹的飞行》,凭借书中插画作品荣获职业组铜奖和优秀奖。

3×3国际插画展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专业赛事,职业组面向全球插画师征集作品,由国际评审团评选。此次《一颗子弹的飞行》获奖,体现了国际评审对其艺术表现力与人文价值的认可。

《一颗子弹的飞行》采用拟人化叙事,以一颗子弹的内心独白展开故事。它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却不得不面对被制造出来实施毁灭的命运。作品以新颖而富有哲思的视角,引导读者思考战争、人

性、生命与和平等深刻主题,谈及创作缘起,白冰说:“有一天,我突然想,假如我是一颗飞行的子弹,会有什么感觉呢?”从一个突如其来的设想出发,经过三年反复构思与打磨,最终构建出一个兼具童真、悲悯与哲思的文学世界。在艺术表现上,刘振君将写实描绘与象征手法相融合,通过富有电影感的构图和镜头语言推进叙事,强烈的视觉冲击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彼此交织,承载起故事背后的人文思考。

作为一部以生命教育为主主题的中国原创图画书,《一颗子弹的飞行》兼具文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适合家庭共读和校园阅读。此次在国际专业插画赛事中获奖,不仅是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认可,也展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不断走向世界的蓬勃力量。

(教鹤然)



《一颗子弹的飞行》插图,白冰文、刘振君绘,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18年2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630期·

冰心